

走出废墟的姐妹

著

走出废墟的姐妹

张道华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出废墟的姐妹 / 张道华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1.6
ISBN 978-7-5360-6258-0

I. ①走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4951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李 谓 余红梅 李加联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 16.75 1插页
字 数 310,000字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题 叙

鹿驰走无顾，六马不能望其尘。所以及者，顾也。

——老子

坚强的背后有多少辛酸，天知道。

在困难和灾难面前，有的人倒下了，有的人站了起来。故事中的小雪、小雨这对80后、90后的姐妹在天灾未尽，人祸又临面前没有倒下，她们以自己的生存方式与命运抗争，表现出新一代年轻人的励志和坚强。

为还家债，18岁的姐姐小雪辍学南下打工，过早承负了不该由她承负的家庭责任。工厂工资低难以偿还债务，小雪明知俱乐部是个鱼龙混杂的场所，明知在那里工作是与狼共舞，但她还是飞蛾扑火般去了。在那里，她既想保持清纯，又要与形形色色的人周旋，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贞洁保卫战……

年仅12岁的妹妹小雨人小志远，不屈命运。她热爱生活，再艰难的日子也没放弃过读书。“5·12”大地震后，父母和亲戚长眠唐家山堰塞湖下面，天崩地裂以后，小雨幸存下来。家被山体埋了，家乡四周一时成了生存绝地，灾民在地方党员干部的组织指挥下，有序往擂鼓镇方向转移。幼小的小雨背着她那满是泥水沉甸甸的书包，跟着逃难大军在邻居王茂林爷爷的帮助下，经受着大雨、余震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、山高路滑等困难，历时两天两夜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。途中，不少伤员倒下去了，不少逃难人员被余震的滚石砸了。弱小的小雨忍住悲伤，忍着疲劳和饥饿跟在王茂林爷爷后面一次次躲过危险，艰难地一步一步往擂鼓镇方向走去。

姐姐小雪失魂落魄历尽艰辛千里迢迢从深圳赶回灾区，姐妹在擂鼓镇相逢后，小雪带着妹妹小雨离开了灾区到了绵阳。路在何方，身归何处？她们像一片

秋天的落叶四处漂零，最后落脚穷表叔家里。在漂泊的日子里，姐妹俩饱尝了人间冷暖。天灾还没尽头，人祸又降临到小雨头上，当然，也降到姐姐小雪身上。

漏屋偏逢连夜雨。小雨病了，风湿性心脏病重症期。医生说要转三甲医院施行换瓣手术，不然，小雨的生命将会定格在12岁上。十多万哪，就是父母在，也难负这泰山之重，何况小雪一人？小雪前无援兵，后无退路，她一个人面对一切。妹妹的病在一天天加重，死神在一步步逼近。为了挽救妹妹的生命，小雪穷尽一切办法筹钱。她向人借，愿意借的没钱，有钱的不愿借；向政府反映，政府说生病不属救灾对象；向医生诉说，医生说医院不是慈善机构。

病床上的小雨顽强地与死神捉迷藏，稍有精神，她就看书。当她知道自己的病情而姐姐又找不到钱的时候，她冷静而坦然。

小雪上街乞讨，忙乎多天，钱是讨了一些，但离十多万的费用仍是杯水车薪。小雪决定卖器官，又遇感冒咳嗽不能手术。万般无奈中，小雪向自己不爱的残疾人阿根求助，把自己贱卖给他以换取不足的手术费用。

小雨病愈出院后，又一个问题摆到小雪面前——小雨要读书。小雪身上没钱，好的学校又人满为患，小雪百般无奈。经赵红宇联系，小雨可经过考试跳级到达县中学读初中一年级。离考试还有20多天，五年级没读完的小雨要与上千读完六年级的人竞争60个学位，这是常人不能想象的。小雨过关斩将杀进了前8名……

自古红颜多命薄。小雪、小雨都很漂亮，特别是小雪那羞花闭月的容貌招惹了无尽的麻烦，本就天灾人祸交加的她，又平添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的遭际……

天助自助人。小雪、小雨姐妹坚强地走出灾区废墟，又顽强地走过了心灵废墟……

朴，说话斯文。这种客人在俱乐部极少见，让小雪大为不解。

客人没人吆喝叫妈咪，也没人喊这喝那。他们像是来谈事的，也像是来唱歌宣泄情感的。他们先是要了酒，然后各自要小雪点了自己喜欢的歌后各自唱了起来。有的放声，有的抑音；有的豪放，有的忧愁；有的像虫鸣，有的像狼嚎。看得出，他们不常来这种场所。小雪暗暗为今天的幸运高兴。

冯思媛言谈随便，小雪举止放松。小雪不担心这些人会怎样，但她担心他们会不会给小费，给多少。

小雪、冯思媛各自忙着为客人斟茶、倒酒、点歌、递烟，偶尔也与他们聊几句。慢慢地，小雪知道这些人是老家绵阳某县的警察来隆江朋友处玩的。坐在中位那个中等身材、四十五六岁、戴眼镜、西装头，一直不爱说话的人，小雪估摸他应是今晚的主，他们的头。此人端坐一边除不断接受同事敬酒外，没有丝毫不良举动。

大概过了一个钟头左右，叶总推门进来，他一见房间的气氛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咳！你们怎么唱斋歌跳斋舞的？公主，叫妈咪，我请客。”一个正在与同事摇色盅秘书模样的人站起来阻止：“别叫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个时候的小姐就像散墟的菜——没好货。”

叶总是行内人，他知道这些人口里说不要心里却想要，只是他们口袋里没几个钱就是了。只见他拿起对讲机就喊：“高经理、高经理，听到请回答。”高经理回话后叶总说：“带六个小姐到总统一。挑好点的。”那秘书模样的人哑在一边没有制止。

不一会，一个身穿黑西装的妈咪领着一队小姐进来，那秘书模样的人自然一番推却，可哪经得起叶总的劝和靓妹的诱惑？叶总先是挑了一个他认为好的推给他们的头，可他死活不要。叶总又把她扯给秘书模样的人，秘书模样的人要了。其他人见秘书要了全都上前挑了一个扯到自己位上。五个小姐一入座，唱歌的，跳舞的，喝酒的各自为政，气氛自然一下热闹起来。

叶总见那头儿心猿意马在玩手机信息，知道他没看上那些小姐，他便自作主张把冯思媛拉到他身边说：“这公主陪你唱歌如何？”那人瞄了冯思媛一眼，那拿手机的手抬起摆了摆说：“让她去忙吧。”叶总知道他还是不满意，即向小雪招手：“小雪过来！”

小雪知道叶总要她干什么，她含笑着轻盈地走过去明知故问：“叶总，找我？”叶总把小雪推到领导面前问：“老板，这公主陪你玩？”那人头也不抬说：“随便，坐吧。”一个高个走过来笑笑说：“小妹，陪好我老板哟。”

小雪一时又紧张起来，她不知道这个领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冯思媛走了过

来对那人说：“领导，我小妹刚来，还不懂什么规矩，若有不周，还望老板包涵。来！我敬老板一杯。”那人把酒杯端起只喝了一点，冯思媛也不计较，笑笑转身轻盈地走了。小雪明白冯思媛的意思，名是敬酒，实是解围。慢慢地，小雪从那些人的口中知道，那领导姓苏，是绵阳市不知哪个县的公安局的副局长。因为是老乡，冯思媛和小雪都格外小心行止。喝酒、唱歌、跳舞都拿捏着分寸，生怕哪天回到家遇上不好意思。

说不清什么原因，尽管苏局长只是问了小雪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后就不大理会她了，小雪还是紧张，她坐在一侧不知如何是好。小雪没事可做，只好没事找事：“老板，我们唱歌好吗？”

“你跟他们玩吧。”苏局长婉辞了小雪。小雪愣怔一会说：“那，我跟你玩色盅？”苏局摆了摆手：“对不起，我也不会。”苏副局长的样子让小雪越发尴尬。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更不知道他下来要干什么。小雪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小雪想，有冯思媛在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

实际上，事情远没小雪想的那么复杂，苏副局长今天来玩，纯是隆江一个朋友和那几个年轻同事扯来让他开心的。晚饭后他朋友有事没来电告叶总务必招待好他朋友。过几天苏副局长就要离开工作了二十一个年头的单位到民政局上班。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，调任又不是降级更不是撤职，也值得如此伤感么？可苏副局长这二十多年来兢兢业业，众口铄金。就因为春节前他在整治娱乐场所时把一个主要领导的朋友得罪了。那些老板放下话：“看你还能干几天？”结果真的没多久他就被人挪走了。理由是现成的，一个单位干那么久，思想僵化，关系复杂，必须换岗换思想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个人的理由再充足也抵不了组织的一句屁话。

苏副局长并不眷恋什么，其实也没什么可眷恋的，只是正常的执法行为被人如此暗算，被人耍猴子般耍了还要向主人表忠心，不甘哪！苏副局长的冤，属下都明白，可他们又束手无策无可奈何，他们能做的是尽量让他体面一点、开心一点到新的岗位去。于是几个同事和朋友借休假机会把他“劫持”到深圳，扯到这里。目的是让他开心，让他把窝在心头的愤气泄走。

复杂的社会问题小雪不懂，她也没心思去弄懂，此时她懂的是如何不受到伤害又能拿到小费。

小雪无事可做，她就想她的心事。在这种场所侍候人钱是可以赚点，但天天在虎牙里掏吃太危险了。小雪想，待家里的债一还清就离开这里回家，看看小雨的学习，看看爸爸妈妈，顺便到学校看看老师和同学，问问学校她能否回去上课。要是行，就回学校，不行就回工厂上班，无论如何也不回俱乐部了。这种场

喝杯参茶解解酒。”话音一落放下茶杯就把罗老板往座位上拉，然后极尽殷勤。冯思媛灵巧而及时地化解了小雪的危机。

瘦子罗老板，河南信阳人，是隆江的三流建筑商，也是俱乐部的常客。是个难缠的小鬼。

小雪回过神后走近电脑前点歌，她抖着手胡乱点了几首她认为好听的歌，然后播放原唱。转身时，小雪发现那罗老板疯了似的想搂抱冯思媛，冯思媛嘻哈着左推右挡。罗老板沾不到便宜便向小雪招手：“小姐！过来！陪我老板。”

罗老板所指的老板，就是那个刚从洗手间出来斜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胖子。那胖子睁着眼直直望着小雪，那样子就像饿狼瞪着小羊要吃掉小雪似的，小雪站在一边抖索着没听罗老板招呼。

冯思媛劝阻他说：“人家是公主不是小姐。叫妈咪过来嘛？”罗老板喷了一口酒气后说：“好！叫妈咪！他奶奶的，先解解渴再说。妈的，一人两个！”小雪暗想，妈呀，幸好那两个人摆手说不要，他们要自带，要不，那么多人一下疯起来可就热闹了。

叶总极恭敬的样子一直端坐一边，他既没吆喝什么也没干什么，但他不时在抬腕看表，他那屁股不时在沙发上挪过来挪过去，似乎很不耐烦又很无奈的样子，与平时训斥员工时判若两人。

一会，妈咪领了十多个丰姿绰约婀娜多姿的小姐进来，罗老板倏地站起，他搓着两手饿急了似的走近小姐们面前偏着头一一看了一遍，他先扯出一个推到那胖子面前，胖子摆手说：“等等。”说过朝小雪招手：“公主，点条《选择》，我们唱。”

罗老板偷笑后扯了两个小姐出来搂到自己的座位就压了上去，一个小姐噉叫着挣脱起来站在一边直哆嗦，另一个小姐则任由他折腾并发出阵阵恶心的疯笑。一旁的小雪心里阵阵发怵，她冷眼睥着这些口袋里装了点钱禽兽不如的人。她为这些人的放荡感到恶心。不就是有点钱嘛，犯得着如此作践么？

胖子和小雪唱过《选择》后主动端起酒杯敬小雪：“谢谢你！”胖子又邀小雪跳舞，小雪摆手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来还没学会。”小雪已断定此君绝非善良之辈，跟他跳舞无异于自投狼窝。冯思媛笑着走前委了一下身说：“老板，请你跳舞。”胖子拿眼找小雪，小雪在电脑前点歌。一曲《垄上行》的舞曲悠然响起，胖子被冯思媛牵到舞池机械地跳起他那跛脚的三步。胖子一会想用力把冯思媛往怀里搂，一会扭头看小雪。

罗老板在跟那两个小姐摇色盅，那吆喝声一声高过一声。瘦子和另外一人歪靠一边像死猪一样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。

站在一边的冯思媛随后把杯伸了过去：“老板，初次见面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小女敬你一杯。”

小雪赶紧给胖子续酒，胖子伸手抓冯思媛的奶子，冯思媛双手捂着胸膛任由他抓了左边抓右边。胖子抓不到什么又想抱她，冯思媛推开说：“喝酒喝酒。”胖子也不勉强，他知趣地举杯把酒喝了。后来小雪知道那人别人叫他权哥，他不是老板，是罗老板不知从哪里请来的客人。

罗老板还在跟那两个小姐猜色子，罗老板脸红耳赤说话舌头连舌根，他已输得差不多了。冯思媛见了走前帮罗老板，她害怕罗老板醉了没人发小费。冯思媛已知道那两个小姐的技巧，她们都是先叫没有的，接着叫多的，再叫没有的。

“5个6。”冯思媛叫了。她故意把对方往绝路逼。

“6个3。”一个小姐果然上钩了。

“7个3。”另一个小姐故弄玄虚。

“一杯，开两家。”小雪下了狠注。

“反劈你一杯！”前面那个小姐口气吓人。

“说话算数？”

“算数！”

“算数！”她们在联手吓唬冯思媛。

冯思媛故作为难的样子慢慢打开色子：“喝！一人两杯。”那两个小姐一看，眼都睁大了：“妈呀！吓不了你。”

下来连续几个回合她们都输了，乐得罗老板直喊：“好！好！”

那两个后面来的女孩开始唱了几首歌后就不唱也不喝了，她们依在男友身上卿卿我我不知说什么。

罗老板不时吆喝小雪要陪好权哥，小雪跟权哥接连唱了几首歌后，他说不唱了，他说我们聊聊天吧。小雪没说好也没说不好，因为她不知聊什么。

包房里的空气越来越充满烟气酒味，小雪很想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可权哥那眼神一刻也没离开小雪，小雪想走又怕罗老板吼她。权哥一会问小雪哪里人什么时候来新时代的，一会问小雪有否男朋友，想不想找男朋友。他甚至说，他喜欢小雪，说过伸手去摸小雪的大腿。小雪灵巧地应答着他的试探，机警得体地应付他的举动，她坚决不钻他的套。到后来，醉而不糊涂的情场老手罗老板也许看出了问题，他摇着过来拉着小雪往权哥身上推，说：“亲热点，这是我老板，侍候不好揍你！”

权哥乘机把小雪抱到怀里，小雪双手捂住胸膛，生怕权哥抓她奶子。权哥在小雪的身上乱摸一阵沾不到便宜后慢慢松开，小雪松了一口气。

冯思媛一直注视着小雪这边，生怕权哥有什么进一步动作。沈红玫推开门伸进一个头向冯思媛打眼神，冯思媛眨眼叫她进来。“敬小雪旁边那个，别让他欺负小雪。”

沈红玫会意后摇着身子走向权哥：“老板，这小妹不能喝酒，怠慢了。来，小妹敬大哥一杯。”权哥经不住沈红玫那火辣辣的热情，他端起酒杯头一仰喝了。沈红玫又往两个酒杯倒了酒说：“好事成双，来，大哥！小妹再敬你一杯！”说完她把酒喝了。权哥斜眼看着沈红玫稍稍犹豫一下也把酒喝了。沈红玫要敬罗老板，冯思媛走上前把嘴巴贴近她耳朵说：“他差不多了，再敬就没人发小费了。”

沈红玫跟冯思媛说：“我那里乱成一锅粥，十几个人来时就喝多了，现在还在喝，杯子都砸了好几个，地板都拖了好几次了，真倒霉。”说完她朝小雪招了一下手出去了。后来小雪知道，沈红玫是贵州遵义人，她是跟冯思媛一起来俱乐部的。为了在俱乐部呆下去，她们相互关心，相互配合，是俱乐部的一对带刺的玫瑰。小雪从心底佩服她们。

一会，罗老板把小雪叫到一侧悄悄说：“小妹，今晚你不要回去了，陪我老板，给你5000元，好吗？”小雪心头一骇后站起蛾眉一竖正色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干那事的，给金山银山我也不干，你另找他人吧。”

罗老板瞪着小雪说：“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，我老板能看上你是你的福分。你既然来了这地方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要是我老板喜欢上你了，明天你不用来这上班了，到我公司去先当文员，熟悉了再做管理什么的。亏不了你，小妹！”

小雪心气已定，她静静听着罗老板的诱导，她发现罗老板好像在跟权哥做什么交易。那个权哥一直在眯眯看着自己，冯思媛也在注视着她。此时的小雪已不再紧张，她心如止水，她知道此时任何不当的回应都会引起罗老板的不满。罗老板不满了，今晚的小费就危险了。

小雪心灵一动装着为难的样子说：“哎呀！罗老板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可我今天不方便！”罗老板怔了一下：“怎么！来那个了？”小雪点点头“嗯”了一声。罗老板无不惋惜地“咳”了一声说：“妈的，怎么这么倒霉！”

小雪更坚定了自己刚才的判断，这个罗老板是想把自己当礼物送给权哥，从此从权哥那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。这些人也太阴损了，要是她的女儿，他会这样吗？

罗老板一脸失望摇着身子走到权哥身边摇头摆手不知说什么，一会儿又摇回来对小雪说：“小妹，不管你是不是来那个了，你就陪我老板一晚，我给你一万元，可以了吧？”小雪心里扑通一下，天哪！自己设计的谎言莫非被那权哥识破了不成？要不，这个权哥铁了心要占有自己？小雪这时才真真切切感受到在这危

不久，权哥裹着毛巾眯笑着出来了，那样子就像小雪已经等着他似的。当他走近小雪时，小雪脑瓜“嗡”一声响，她哆嗦着左顾右盼，她希望冯思媛跟她说的情况立马出现。可是，外面却丝毫没点动静，她浑身发抖，眼前一片空白。

权哥拍了一下小雪的头说：“你也冲洗一下吧。”

小雪逃命般冲进洗手间把门闩好后用身体死死顶住，然后拧开水龙头让水“哗哗”直流。

门外还是没有动静，小雪开始怀疑冯思媛与叶总合计害她。小雪一下血管暴涨，两眼红得像要杀人的样子。小雪准备豁出去，哪怕被炒鱿鱼，哪怕不要那臭钱，哪怕拼命也不能让这些色狼玷污自己的洁白之身。

“笃笃”。权哥在敲门，小雪一惊后先是故作没听到，心慌意乱的她又想到兰毕摩的法事，尽管她不相信，但又希望兰毕摩口里的“玉皇三清、八大神仙”能在此显灵救她于危难。

“笃笃……”权哥在外面越敲越急。小雪深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她定了定神才慢慢吞吞地说：“快了。”

小雪故意拖延时间，她想爬窗逃跑，她推开窗门勾头看了下面一眼，妈呀，那么高，她马上缩了回来。小雪又想起兰毕摩的法事，要是兰毕摩真有神力，自己何至于此，什么逢凶化吉四季平安，全是骗人钱财的鬼话。

小雪突然想起给冯思媛打电话，她拿起电话正要拨号时，外面好像有杂乱的脚步声，好像有人在敲房门。会不会是冯思媛叫的人来了？小雪稍稍松了口气，嘴里默念着“老天保佑，快点快点！”

“笃笃笃……”门外传来一阵急速的敲门声，天哪！小雪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，她浑身发抖四肢没力，她拼尽全力死死用身体撑着洗手间的门不敢动弹。

外面传来一阵吆喝声，不是权哥的声音。一会，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小雪肯定外面情况对她没有威胁时，她才抖嗦着把门打开。妈哟！外面站着几个表情严肃身穿制服的人在吆喝权哥。权哥裹着毛巾哭着脸一个劲在解释喝多了，自己一时糊涂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不久，小雪和权哥被带到派出所问话，派出所的警察只问了小雪几句话便不理她了，倒是那权哥被警察问完话后还狠狠地教训一顿。说他是强奸未遂，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权哥一听吓得“扑通”一声跪到地上：“同志，求求你们，千万不要关我，不然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甘愿受罚，罚多少都行，只要你们把我放了。”

一边的小雪见了笑不起也恨不来，只是觉得这种人该遭报应。

罗老板和叶总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来了，他们走进一间办公室不知说了什

么，出来后警察就把权哥的手铐解了，还直说误会误会。自然，权哥没有关也没有罚就给放了。

冯思媛和沈红玫在派出所大门左侧的榕树背后等小雪。惊魂未定的小雪从派出所出来时，她们向小雪招手，小雪一走近，她们做贼般闪出拉着小雪就跑。跑了五六百米在一转弯处才气喘吁吁停下来，冯思媛拍着胸口喘着气说：“妈哟！吓……吓死我喽！”

第二天，冯思媛来小雪的出租屋，冯思媛告诉小雪，俱乐部经常都会发生类似的事，她刚来时也遇过，也是这里的一个姐妹帮了她的。这里的老板是不管我们死活的，他们就知道赚钱，只要能赚钱，他们什么事都敢干。那罗老板是搞房地产的，是这里的常客。今年环境不好，罗老板那在建的楼盘已停工两个多月了。这几天，上百工人聚在公司门前讨要工资，多家材料商坐在办公室里扬言没钱就不走。为等银行那笔贷款，罗老板急得四处求娘告奶，八方烧香拜佛，可那贷款就是没有下文。罗老板急得要跳楼时，有人把权哥引荐给罗老板，说权哥是北京哪个高官的亲戚，在银行上面有人，可以帮他尽快拿到那贷款。罗老板立马把权哥当救命稻草，把他菩萨般迎到隆江，极尽所能让权哥高兴。那晚权哥偷偷给罗老板打了电话，要他无论如何也要帮他疏通疏通。罗老板是红白两道都通的人，加上你又没有指认他强奸。所以，权哥没作处理就被罗老板保出来了。权哥向罗老板拍胸口说：“贷款的事没问题，保证不出十天到账。”

经过这场惊吓，小雪更觉得俱乐部绝非久留之地。不在这场所干，又能去哪呢？就是还了债，家里仍一贫如洗呀！

穷，是山里人的共性。

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眼下，小雪家有一本很难念的经，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，且又横遭不测，这恶劣的环境和灾难让家里欠了乡里乡亲的一屁股债。家里穷得让父亲心里没了自信，母亲脸上没了光，穷得今年被债主追得像杨白劳到外躲藏。

这是一个难熬的春节。张家被各路债主折腾得心力交瘁。

人穷志短，穷则思变，张田芳思变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让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大女儿小雪与人订婚，争取外援。这是逼债人提出的，他心里哪怕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，他也只能屈从。此事遭到小雪的以死相抗后，他又决定把小雪推到外面打工。因为，眼下女儿张笑雪是张田芳夫妇唯一可支配的资源，舍此他们一无所有。

嫁人也好，外出打工也罢，这都是张田芳夫妇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。女儿还小，才18岁，还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。而且，女儿学习成绩优秀，要是有条件让她读下去，考个好大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想到女儿又要重复自己的命运，张田芳夫妇心里除了阵阵撕痛外，剩下的就是叹息了。谁叫你穷哪？

春节前，债主轮番上门讨债，张田芳数尽家底，磨破嘴皮也没取得债主半点的理解和通融。落得个朋友反目，亲戚翻脸，众叛亲离的结果。

大年初三，晚饭后。四周热闹极了，鞭炮声此起彼伏。张田芳喝了一杯闷酒满脸通红坐在厅里看电视，与其说看电视，不如说在胡思乱想。那十六英寸的黑白电视在他眼前只是一块破布，不时幻化出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矇眈一片。不时泛出的图像，全是债主这几天催债的画面。昨天以来，张田芳给债主们的所谓好心折腾得呼吸不畅，长吁短叹。他们竟然叫小雪与人订婚，要别人替他还债。条件好的也罢了，可那人四十多岁，独眼，不要说女儿不同意，就是自己心底也抗拒不已。张田芳算是半个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爱脸子，他哪经得起被人指着鼻梁戳着脊背辱骂，哪经得住他们打女儿的主意？他突然心一横，咬牙决定让小雪去深圳打工。一来减少家里开支，二来赚钱还债。

张田芳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大决定后，“吴英！吴英！”张田芳硬是把厨房忙活的吴英叫到跟前。

“叫你少喝点就是不听！赶着去投胎似的死命喝。”

“我没喝多，有……有件事跟……跟你……跟你商量一下。”

“你都醉成这样商什么量，明天再说。”吴英没好气说完一甩手转身欲走。

张田芳手一挥：“听……听我说嘛……”

吴英收住脚步：“有屁就快点放，你没见我还在忙哪。”吴英这几天心里烦，

小雪家那三间石屋透出微弱的若明若暗的灯光，里面弥漫着烟雾，显得阴森，神秘。张田芳、吴英和小雪按照兰毕摩的旨意，早早就沐浴更衣正襟危坐一边迎接那神圣仪式到来（小雨跑到外面玩去了）。张田芳、吴英对今晚的法事寄予无限的希望，他们相信兰毕摩的法术定能给小雪带来平安。

八点钟，兰毕摩几声“嘀咕”和几个走跳动作后，法事便正式开始。接着，兰毕摩一脸虔诚，一身正经，他高昂着头，张大嘴巴，圆瞪两眼，一边极其认真地伸缩摇摆着身体用神树枝沾上酒向四方挥洒，一边气势雄壮高念着隐含秘诀的咒经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兰毕摩越来越进入角色。那咒语越念越高亢，身躯越挺越直，神树枝越舞越高……猛地，兰毕摩把碗中的酒朝地上一洒，旋即蹲下煞有介事似的极其认真地观察地上酒水泼洒的形状和走向。

兰毕摩很投入，那样子像是上贯天庭，下通地府，大有喝令天上“玉皇三清”、地下“八大神仙”前来听命之势。一边的小雪想，果真能招福驱邪，兰毕摩怎不为自己也做几场法事？他为何孤苦一人独守那破败的茅房呢？

紧接着兰毕摩拿起那早备好的黄铜勺子，神秘兮兮地把火塘里烧红的石头夹入勺中。他一手持勺，一手端水摇摆着在每个房间巡游。每经墙角、床头，兰毕摩都会念着《除祟经》，手里把水倒进勺中“啞啞”声后，一团一团的水汽在勺里腾起，这叫“蒸汽除疾”法。据兰毕摩说，蒸汽除疾先是为主人家送返“危余”。接着，兰毕摩将张家的门神、家神、灶虎、坛神等全部安稳家中，让他们各得其位，各司其职，保佑全家四季安康。

毕摩作法是彝族人传统巫术，张田芳夫妇过去虽有耳闻但没亲历过。眼前兰毕摩那如梦如幻的法事让他们如痴如醉，那为小雪远行担忧的心在一点一点消释。小雪心中物我仍在，她希望兰毕摩的折腾快点结束，她累了。小雨不知什么时候从外面回来躲在房间看书，她不时打开房门伸出头吼一下，吼过“嘭”一声把门关上以示抗议。

兰毕摩的法事还要继续。兰毕摩右手抓着大红公鸡上下飞舞，左手的神锣“咣当咣当”响个不停，他扭动着身躯嘴里“叽叽咕咕”地念诵经文，场面气氛凝重。接着，兰毕摩舞动着公鸡，摇动着神锣，扭动着身躯到各间房里“驱鬼”巡游，那公鸡被吓得一直“咯咯”惊叫不止。小雪可怜自己那喂了几个月的公鸡，她几次想从兰毕摩手上夺下那公鸡把它放了，奈何如此场面她不敢造次。兰毕摩旁若无人继续在墙角、床头做他的法事，他左手不断变换法印，右手的公鸡反复在枕头上、被子上、墙角边拍打。不久，兰毕摩摇出大门又折腾一番那公鸡后嘴里念道：“左边门神，宅内病情已赶到阴山背后，请门神不得再放它入内；

农家人来说，就像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吴英和张田芳心上。

吴英希望小雪哭闹一番，这样也许她心情会好受些，自己也会好受点。可小雪不哭也不闹，让吴英一直不踏实。

其实，小雪早知道了母亲在外面忙乎，只是她不想再听母亲那“妈对不起你”之类的话才没出去的。小雪知道家里的难。一家四口，父亲文弱，自去年手术后身体一直不好。母亲侍候着那一亩三分地，一年忙到头，也只能养饱一家人，到哪里找那三万多元还人呢。妹妹小雨年幼，12岁，她承受不了那泰山之重。这重压自己不替父母承担谁承担呢？所以，小雪不能表露自己不愿打工的情感，父母已经很难了，她不能让父母放下一个问题又背上另一个问题。

小雪正当豆蔻年华。她那高挑修长的身材，那优美的曲线，那瓜子般白嫩红扑的脸蛋，那脸蛋上的两个酒窝，在村里，乃至在乡里，她也是鹤立鸡群，无人敢比的大美人。可惜她是山里人，凤凰变成鸡；可惜她高中没毕业就离开校园，一棵稚嫩的苗子将要去经受她不该经受的风霜血雨……

小雪把过去很多很多的想法，很多很多梦想埋进心底，眼下小雪只有一个念头：努力工作，节约用钱，争取给家里挣多一点钱尽早把债还了。要是还有机会，明年继续上学。她如是想。

天亮了，太阳已照在山尖上，山沟里慢慢热闹起来。

外出打工的人纷纷提着大包小包从家门出来往村口集结，山里的候鸟又要往南飞了。

吴英站在门口等邻居赵红宇，赵红宇是渠县知青没回城留在村里的。赵红宇是村里有文化有见识的人，她也是村里第一个走出这大山去深圳打工的人。她外出打工已近20年了，现在是深圳隆江某电子厂的主管。她是村里外出打工的一面旗帜，吴英把小雪交给她，比兰毕摩的法事更让她放心。

小雪不知在房间翻找什么，东翻翻西看看，既没翻着什么也没发现什么。其实，该收拾的早给妈妈收拾了，没收拾的是用不着收拾的。小雪是舍不得这个家，这一去又要年底才回来。妹妹小雨还在蒙头睡觉，小雪抚摸了她很久她也没察觉。

“小雪，赵姨来了，走吧。”外面传来妈妈的声音。小雪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间时，提着行李站在门口的赵红宇微笑着朝小雪走过来：“走啰，有我在，你们都放心好了。”赵红宇一脸慈和，她这话是说给小雪听的，也是说给吴英听的。

村里人都相信赵红宇，每年都有人把自己的小孩交给她，她都一一把他们照顾好，都一一把他们安全带回来。

屋后面传来急速的脚步声，小雪一听那急中带气的声音就知道是三伯来了。

“小雨，姐姐走后要听妈的话，好好读书，拿到第一名姐姐给你买新衣服，一言为定。”

“真的？拉勾，我保证拿第一名，你准备钱吧。”小雨的学习小雪是知道的，这家伙就知道读书，就像书中真的有黄金，有白马王子似的。她的门门成绩都是第一名，去年全市五年级语文、数学比赛，她把两个一等奖全拿了。小雪想，哪天家里有钱了，把妹妹送到城里读书，村里的小学再好，也是有限的。误了她就等于误了家里的未来。

小雪百感交集摸了摸妹妹的头，她想再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时，赵红宇见时间不早了又在外面喊：“小雪，走啰！”

吴英也在嚷：“小雨，别缠姐姐了，小雪，快点啰。”

小雨赶紧把嘴贴近姐姐的耳跟：“姐，我要是拿了第一名，你一定要给我买新衣服哟，最好买条上白下蓝的连衣裙，再买套衣服，行不？”

“好！姐答应你，但，姐姐也有要求，要是考不了第一名，除了什么衣服不买外，还要打三下屁股，死命打，行吗？”

“一言为定”？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车窗外，路两边的草木稍纵即逝，车头前面的景物不断扑来又不断逝去。小雪微闭着眼睛任车辆在颠簸摇晃，时间长了，小雪想打瞌睡。

小雪闭眼斜靠在赵红宇的肩膀一侧，脑子却在一个劲翻滚不停，慢慢地小雪眼缝里挤出两行泪水。小雪掏出纸巾轻轻把泪水擦掉，那无尽的思绪还在延续。家里穷，把自己的人生轨迹过早地拐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，把自己的美好梦想拐碎了。自己是北川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习尖子，再拼一年，老师说，考清华北大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最少也可以考上川大。现在……

自己能到北川中学读书，是老师同学帮的忙，家里是没钱的。外出打工的这一天，小雪隐隐觉得迟早是要来的，只是没想到高中只读了三个学期就来了。不甘呀！不甘又能怎样呢？债主也穷，他们也没办法。

小雪又想到命运，她本不相信命，她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命运改道，让家里也像别人一样过上正常日子。她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出类拔萃，不是她聪明过人，而是她与命运抗争的结果。还在读小学时，家里穷，小雪每天放学后还要放牛喂猪做饭，忙完了才看书做作业。这年头，学校不知是为了创收还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每个学期都要学生购买各种学习资料，小雪没钱买资料，可上课又不能没资料，小雪只好借同学的来抄。可想，小雪的学习，跟其他同学不是在同一

西岭的街头，到处人山人海。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穿红戴绿在街上游逛，节日的气氛仍然浓浓烈烈，较之于大山深处的家乡，落差十万八千里。

在赵红字的安排下，小雪连押金也没交就进厂了。从学校到社会，从课堂到工厂，从学生到工人就这么几天工夫，小雪的人生就在这里拐了弯。

兆达电子厂位于深圳隆江西岭山下，有2000多工人，是专门为索尼公司生产手机线路板的工厂。样子很神秘，其实很简单，流水作业，一人负责一个部件，不用什么文化，更不用什么技术，只要手脚麻利就可以应付了。不用说，小雪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工作，而且干得不错。

星期六上午，厂里搞卫生，下午自由活动。小雪和几个姐妹一起到街上闲逛，顺便买些零用，别的可以不买，卫生纸是不能不买的。小雪手里的钱有限，她要数着分角花。同行的几个姐妹都是老乡，都是早几年从北川汶川穷沟沟出来的，她们手里的钱自然比小雪多些。小雪买了够一次例假用的卫生纸，买了一支不见经传的小牙膏、一包洗衣粉后就不舍得花钱了。其他姐妹在街边嘻嘻哈哈买零食，小雪故意躲在小店面不出来，她不想占他人的便宜，免得让人说闲话。

“小雪！烤羊肉！”门外传来喊声。小雪“哎”了一声，但她还在里面磨蹭，她希望她们礼节性叫一次就不会叫了。可是她们不仅又喊：“小雪，快！趁热。”一个姐妹还跑进里面扯着小雪就往外拽。看来，躲是躲不开了，小雪只好出去接一串香喷喷的羊肉串慢慢嚼着。上班以来，每逢休息，生活单调又辛苦的姐妹们都会嘻嘻哈哈跑到街上聚在一块，与其说是打牙祭，不如说是放松自己。小雪已想好了，拼他一个月，要是能拼上1500元就干下去，拼不了就另找门路，不然，那向妈妈的承诺何时能了？

小雪的所谓门路，就是原来在脑门里转了N遍的计划——到舞厅里做侍客。小雪已向行内人问好了，干这行当虽然是与虎狼共舞，虽然是危机四伏，虽然是不可能人财两空身败名裂，但小雪有信心把这副坏牌玩好。小雪相信泰戈尔的话：“如果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‘红灯’而不得不停止前进的时候，你要坚信——红久必绿”的话。她想，什么事都在人为，世界上那么多伟人，哪个不是经过三灾六难的？歌舞厅虽是危机四伏，虽是老鼠侍候猫，只要你心清气正，在朗朗的社会主义的天空下，他怎奈我何？你敢侍钱凌弱，我敢持正斗邪，只要洁身自好，哪怕你色胆包天淫性冲霄我也岿然不动。

小雪对自己从来都是有信心的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万里无云，微风和煦，让人清清爽爽特有精神。因是周末，工人大多都放假了，小雪和20多个工人还在加班。都是自愿的，工人为多拿点钱自愿放弃自己的权益争着干。白天，20多名工人把这几天生产的线路板清点包